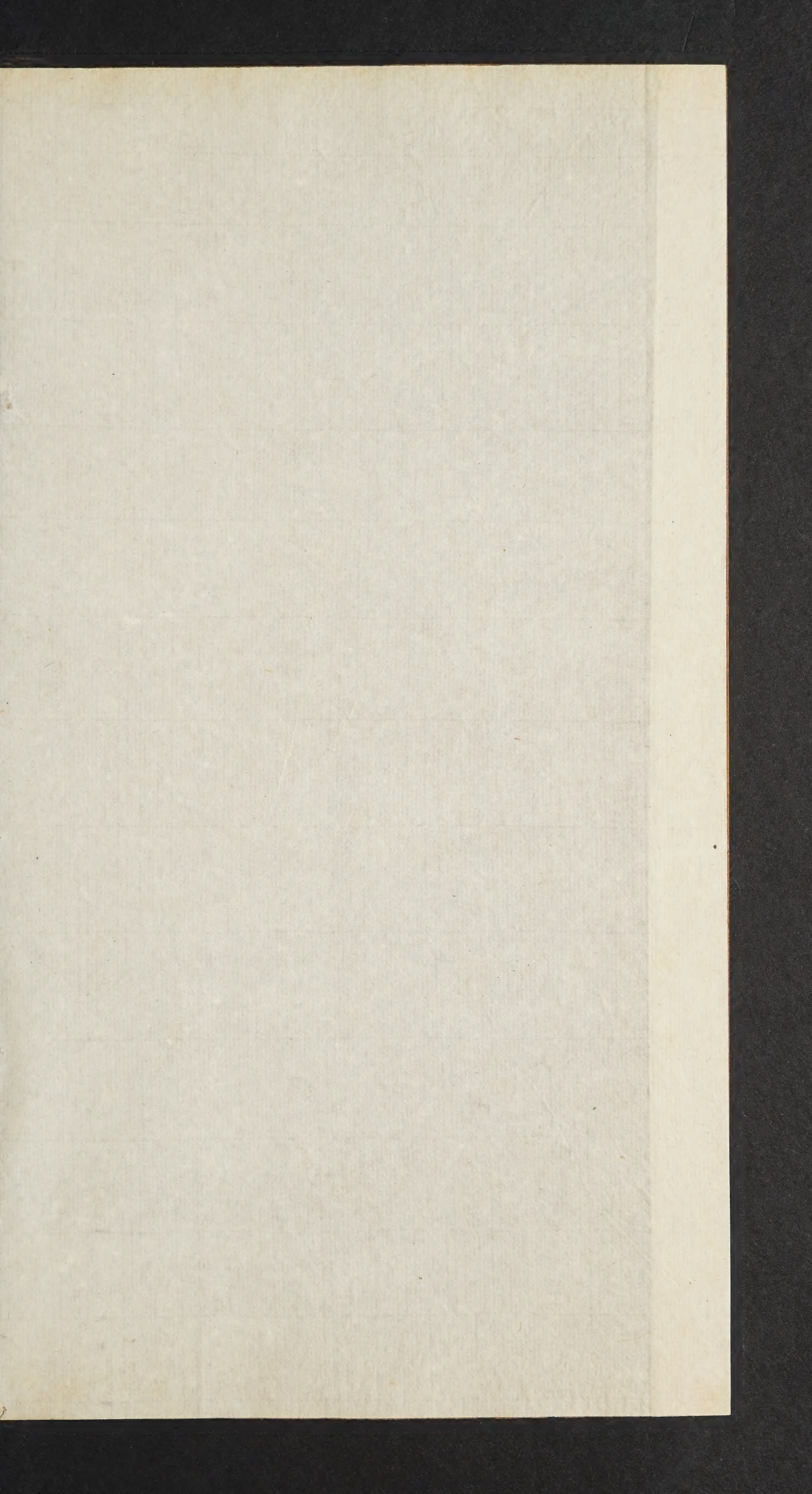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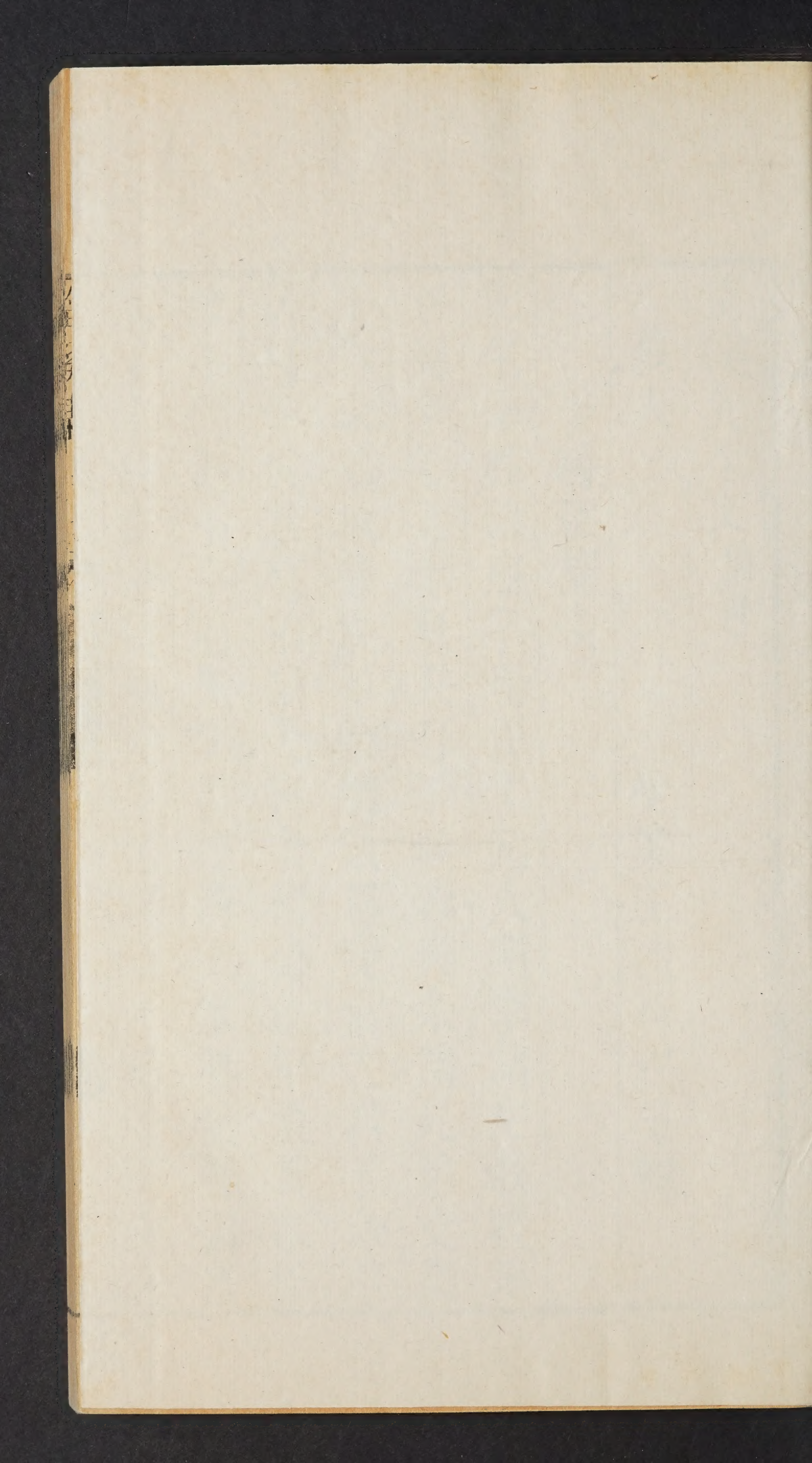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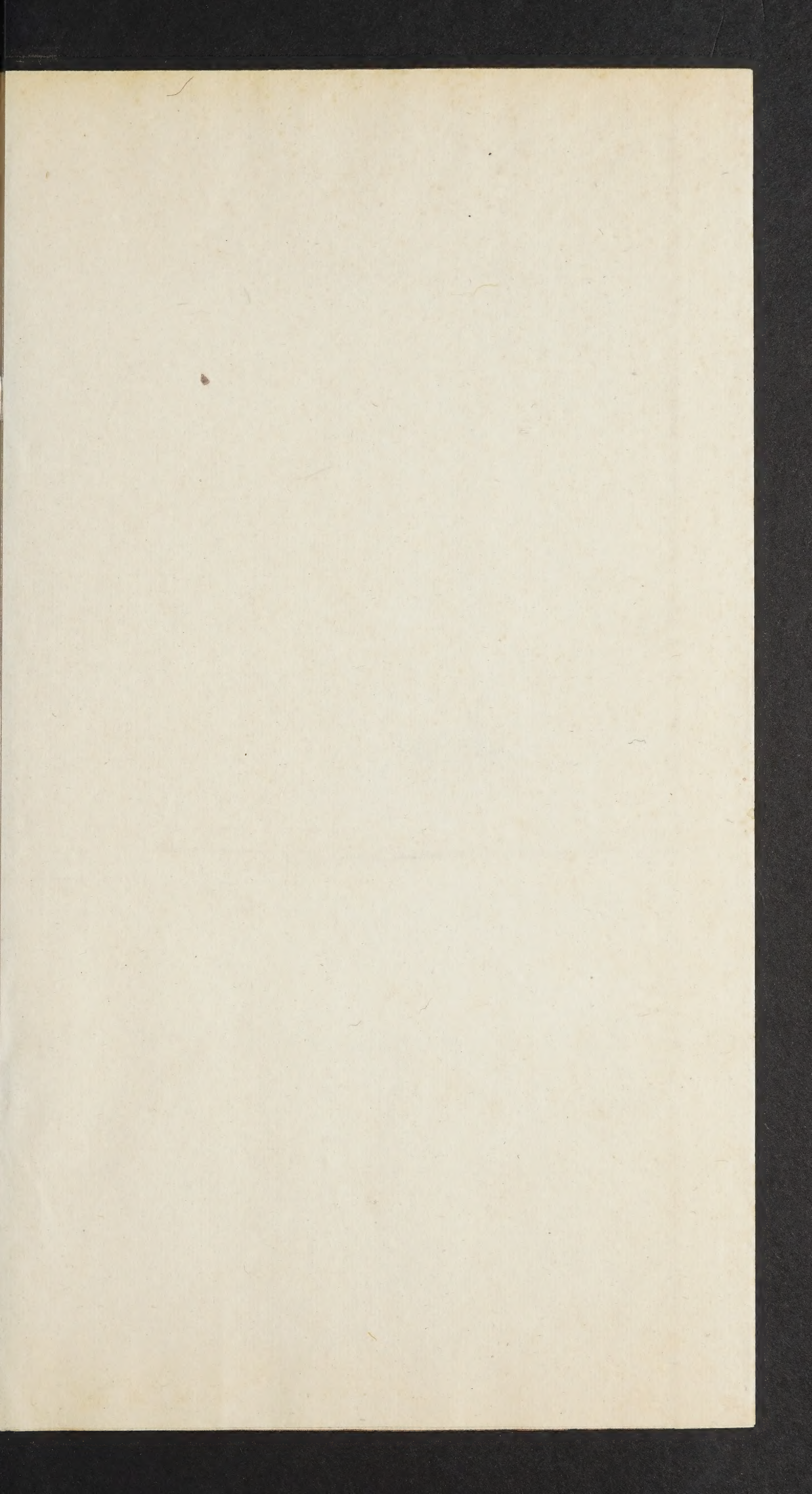








望溪先生文偶抄

墓表

受業王兆符程崟輯

季瑞臣墓表

先生季姓諱熙字瑞臣上元人明季諸生教授里巷間卒年七十有五有子咸若與余爲兄弟交庚午春余弟椒塗疾革余體氣忽變常先君子命避居野寺咸若有弟早天與余相憐也招至其家館余于門側小室而先生授經南堂家無僕婢傭農家子未成童每質明先生起視童子掃除室堂庭

堦捧盥設酏粥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傭者亦自得其爲僕焉頃間學子至受業以次師爲師焉弟子爲弟子焉薄暮移坐堦下延客語咸若授徒歸進果蔬酒漿漏鼓移乃罷父爲父焉子爲子焉咸若之妻常侍姑至余家左右扶將姑爲姑焉婦爲婦焉昔程子嘗歎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不盡其分者之多而余觀詩書所稱以及周官戴記所陳述每思古者教化備而禮俗型無貧富貴賤男女少長各得其分而性命之情安當其時呫庶之家

法後世士大夫有不能守者矣因欲爲文著所見
于先生父子間者以示鄉人而未就也越三十年
至今庚子咸若來徵銘乃揭前事以表于墓先生
于書無不究覽尤深于易數而未嘗與人言嘗以
思子詩視先君子然後知所得於詩亦有過人者
楊先生鹿園金陵奇士也於時人概不快意獨與
先生爲寂寞交先生寡語言終日溫溫獨時與楊
先生扶杖矯首郊野則劇飲縱談大樂或樂未畢
而繼之以哀咸若云先生卒于康熙壬申妻某氏

卒于康熙壬辰以某年月日合葬安德鄉獨樹山
之陽桐城方某述

萬季野墓表

季野姓萬氏諱斯同浙江四明人也其本師曰念臺劉公公旣歿有弟子曰黃宗羲棃洲浙人聞公之風而興起者多師事之而季野與兄充宗最知名季野少異敏自束髮未嘗爲時文故其學博通而尤熟于有明一代之事年近六十諸公以修明史延致京師士之遊學京師者爭相從問古儀法月再三會錄所聞共講肄惟余不與而季野獨降齒德而與余交每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

勿溺也唐宋號爲文家者八人其於道粗有明者韓愈氏而止耳其餘則資學者以愛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余輟古文之學而求經義自此始丙子秋余將南歸要余信宿其寓齋曰吾老矣子東西促促吾身後之事預以屬子是吾之私也抑猶有大者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

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于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

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于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蓋鮮矣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

不可益也。子誠欲以古文為事則顧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他日書成記其後曰此四明萬氏所草創也則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書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踰歲吾書成當並歸于子矣又曰昔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未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匽湢焉繼而知其蓄產禮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

之事也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與謀室中之事耳吾欲子之爲此非徒自惜其心力吾恐衆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奸之迹晻昧而不明子若不能則他日爲吾更擇能者而授之季野自志學即以明史自任其至京師蓋以群書有不能自致者必資有力者以成之欲竟其事然後歸及余歸踰年而季野竟客死無子弟在側其史稾及群書遂不知所歸余迍邅轗軻於所屬史事之大者旣未

獲從事而傳誌之文亦久而未就戊戌夏六月卧疾塞上追思前言始表而誌之距其殁蓋二十有一年矣季野行清而氣和與人交久而益可愛敬其殁也家人未嘗訃余余每欲赴其家弔問而未得也故於平生行迹莫由叙列而獨著其所闡明于史法者季野所撰本紀列傳凡四百六十卷惟諸志未就其書具存華亭王氏淮陰劉永禎錄之過半而未全後有作者可取正焉



梅徵君墓表

徵君姓梅氏諱文鼎字定九江南宣城人也康熙辛未余再至京師時諸公方以收召後學爲名天下士負時譽者皆聚於京師而君與四明萬季野亦至季野浙之隱君子也君亦不事科舉有年矣余訖焉皆曰吾懼獨學無友而蔑以成所業也季野承念臺劉公之學自少以明史自任而兼辨古禮儀節士之欲以學古自鳴及爲科舉之學者皆輳焉旬講月會從者數十百人而君所抱歷算之

說好者甚希惟安溪李文貞及其徒三數人從問焉君常閉戸殫思與吾友崑繩北固遊時偕來就余而余亦數相過乃知君博覽羣書於天文地理莫不究切得其所以云之意所爲記序書論亦有異於人人北固嘗與同舍館告余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篝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吾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愒時也其後李文貞以君歷算書進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於德州行在所

命坐賜食三接皆彌日
御書積學參微以賜於時公卿大夫群士皆延跂
願交而君亟告歸營祠廟定宗禁又數年壬辰
詔開蒙養齋修樂律歷算書下江南制府徵其孫
瑴成入侍律呂正義成驛致
命按勘辛丑夏歷算書成瑴成請假歸省逾月而
君卒時年八十有九
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紀其喪爲營窀窆由是世士
皆榮君之遇而嘆季野獨任明史而蔑由上聞丙

子之秋余與季野別於京師即預以誌銘屬余及
余北徙而季野卒於浙東過時乃聞其喪爲文將
以歸其子姓叩之鄉人莫有知者而轂成與余供
事蒙養齋爲昵好自徵君之殁閱月踰時相見必
以銘幽之文爲言而衰疲日以底滯既不逮事乃
略叙以列外碑梅氏自北宋家宛陵徵君之先與
聖俞同祖别支世有聞人自徵君爲族長梅氏無
公庭獄訟幾三十年族屬數千人無敢博戲者或
侮其父兄碎宗祠扑擊之甚痛君殺赴弔哭失聲

父士昌隱居治易春秋母胡氏子以燕癸酉舉人
君及妻陳氏以𣪺成貴
誥贈如其官階所著歷算叢書八十六種勿菴文
集若干卷筆記若干卷惟平三角舉要弧三角舉
要環中黍尺塹堵測量筆算歷學駢枝交食蒙求
七種歷學疑問三卷李文貞鋟版行于世





田間先生墓表

先生姓錢氏諱澄之字飲光苞大父行也苞未冠先君子攜持應試於皖反過樅陽宿家僕草舍中晨光始通先生扶杖叩門而入先君子驚問曰聞君二子皆吾輩人欲一觀所祈嚮恐交臂而失之耳先君子呼余出拜先生荅拜先君子跪而相支柱爲不寧者久之因從先生過陳山人觀頤信宿其石岩自是先生遊吳越必維舟江干招余兄弟晤語連夕乃去先生生明季世弱冠時有御史某

逆閹餘黨也巡按至皖盛威儀謁孔子廟觀者如堵諸生方出迎先生忽前扳車而攬其帷衆莫知所爲御史大駭命停車而溲溺已濺其衣矣先生徐正衣冠植立昌言以詆之騶從數十百人皆相視莫敢動而御史方自幸脫於逆案懼其聲之著也漫以爲病顛而舍之先生由是名聞四方當是時幾社復社始興比郡中主壇坫與相望者宣城則沈眉生池陽則吳次尾吾邑則先生與吾宗塗山及客之職之而先生與陳卧子夏彝仲交最善

遂爲雲龍社以聯吳淞冀接武於東林先生形貌偉然以經濟自負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及歸自閩中遂杜足田間治諸經課耕以自給年八十有二而終所著田間學詩田間學易莊騷合詁及文集行於世先君子閒居每好言諸前輩志節之盛以示苞兄弟然所及見惟先生及黃岡二杜公耳杜公流寓金陵朝夕至吾家自爲兒童捧盤盂以侍漱滌即教以屏俗學專治經書古文與先生所尚不約而同爾時雖心慕焉而未之能篤信也及

先兄翻然有志於斯而諸公皆歿每恨獨學無所取衷而先兄復中道而棄余每思父兄長老之言未嘗不自疚夙心之負也二杜公之歿也苞皆有述焉而先生之世嗣遠隔舊鄉平生潛德隱行無從而得之而今不肖之軀亦老死無日矣乃姑志其大略俾兒子道希以告於先生之墓力能鐫之必終碣焉乾隆二年十有二月望前五日後學方苞表

杜先生蒼略每言自楊左羅確禍范陽三烈士聲

震海內一時才士爭思奮死以立名義因道錢
先生爲衆所推挫巡按其始事也余以巡按終
不作難爲疑杜先生亦未知其詳間叩之白麓
先生云御史移文咨革督學難之曰必欲甘心
焉則入告具言其所以乃止因歎諸生無禮而
巡按不敢自治督學畏清議以忤同官一代風
教所積於斯可見然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
而子產以爲師管仲立嘖室之議則其氣象不
可復見矣白麓職之之子也諱中發於余爲諸

父之無移服者繼塗山以詩名吾鄉孝謹寬厚
其言信而有徵故并記之

同知紹興府事吳公墓表

公諱勉字素裘先世閩之莆田人明季避倭亂移家京師入

國朝以拔貢生知同州又知光州遷紹興郡丞官罷流滯江南僑寓棠邑留稼村往來金陵與吾宗故老塗山及黃岡二杜公遊見先君子詩許以吾母繼室及先君入贅公客死踰年矣苞兄弟三人馮氏姊鮑氏妹皆生於外家苞幼多疾吾母中夜爲摩腹及足時道古記及外祖父母舊事以移其

心苞耳熟焉公少窶艱歲祲不食者二日矣中貴人或以文請餽十金不應故人聞而義之群繼粟焉由是知名保定總兵賀某以禮致幕下嘗爲賀單騎入山寨諭寇出降代治兵凡麾下將吏皆聽部勒爲紹興司馬遏海寇攝蕭山令平天台山賊功不得御而以忤勢家罷官崇禎末公父以展墓懸隔閩中絶音耗公在同州聞閩邦歸順即具文大府監司乞解官求父數月中固請至再三會訃至乃止其他庸行不可殫記外祖母林宜人苞猶

及焉篤老浣濯縫紉不自休旬日必燂湯沐苞兄弟苞疾摩腹及足與吾母遞代宜人卒苞四歲矣葬以昧旦墓距村一里而近盡室皆往苞忽驚嗁裸跣而趨葬所大驚吾父吾母及會葬人猶昨日事也自先君子歸金陵余奔走四方惟弔叔舅之喪一至外家其後叔舅之子伯舅之孫並移家金陵各餬口四方封樹無主常思爲買墓田數畝屬耕者以守之顧自念大父叔父母兄弟皆既葬而起攢妻嫂暴露近者數年遠者數十年何暇及外

家之邱隴乎今衰病日劇感念往事不容於心乃略叙吾母所口道以歸叔舅之子以誠使碣焉據行狀及德政碑載公質行宦績甚具而槩弗採著不敢傳疑以溢美於所尊禮也伯舅聖穆以奔喪卒於光叔舅敬儀客死於淮術者皆曰葬地則然嗚呼悕矣

吏部侍郎姜公墓表

公諱橚字崑麓山西太原府保德州人祖諱名武
明崇禎末流賊寇開封力戰死之贈右都督父諱
宗呂順治壬辰進士公性沉毅慷慨有大志少孤
貧致勤于文學而不欲以文士自名既成進士久
之授麻城令年五十餘矣自縣令六遷而至吏部
侍郎其令麻城也未三年而入爲行人踰年擢戸
科給事充己卯江南鄉試副主考未返命遷鴻臚
寺少卿提督浙江學政既事赴闕擢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六日遷左副都御史踰年遷工部右侍郎
兼攝刑部右侍郎事尋改吏部右侍郎時
天子嚮公甚殷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遽以疾
卒公始之官以車一乘僕二人麻城故壯縣訟獄
紛綸盜賊數起公至逾月不出一令邑人大驚其
老奸宿豪皆曰令如虎方病未可測也平時訴縣
庭者日數十百人公爲期五日一收告令訟者立
堂下次第傳訊每就單辭摘發其隱私立責而遣
之自是訟期求直者乃數人耳功令凡刼盜不時

獲守土者奪官用此吏皆諱盜而苛責被刼者誣

汚拷掠困辱過于失財由是被刼者例以竊報雖

捕獲終無死法苟置之死監司以上轉得持短長

由是盜益逞民益蹙公始至盜發卽持卷詣大府

曰此劇盜也雖以竊聞獲必殲焉大府許諾獲九

人卽日杖殺其七餘斃獄中自是終公任境內皆

宴眠公之按試兩浙也舟行過北新關關吏難之

公怒使告曰吾行裝具在果有私財速揭報不者

吾奉

天子命按試諸生而若以賄要商民困可知矣吾
止此今拜疏入告司關者大窘躬至舟次謝罪請
行自是所至有司貪縱者畏公如大府公自戊午
舉于鄉即以文名京師至乙丑始成進士待選又
十餘年學使者爭迎致嘗偕山左劉公木齋至江
南刮除舊習南士爭先學古已卯榜揭不遇者皆
頌公之明浙東西建督學祠春秋時祀至今不廢
者惟公及顏編修光斅耳公平生雅不欲以文學
知名而所表襮大抵皆文事其給事戸科未數月

而有江南之命返自浙始列于九卿而疾作矣所欲自見於世者概不得設施此余所以深惜於公而又不獨爲公惜也余始見公于督學宛平高公使院高以國士遇余公實啟之及公主試而余適爲選首例執弟子之禮以見公三辭曰此世俗之淺意也子不見顧涇陽孫柏潭已事乎余對曰吾不敢爲世俗之所驚也且始見時公年長以倍矣然公每接余周旋談笑必雜以朋友之禮與辭癸未仲夏見余于廣陵一夕酒半自述中歲蹇艱血

氣早衰而憂後嗣之弱余愴然心動蓋自是不獲與公再見矣余聞公喪以老母衰疾未克赴弔無何而身及于難忽忽至今念此生終不獲哭公于墓道乃述所親得于公者以爲表而歸其孤其行身處家涖官之詳無所考驗故信以傳信而不敢有溢美之言然即余所知之一二亦足想見公之爲人矣公卒於康熙甲申十月年五十有八以丙戌十月朔後二日葬于州西理賢陵前夫人李氏祔後夫人呂氏子弘焯康熙巳亥秋九月朔後四

日江東門人方苞表



工科給事中暢公墓表

故工科給事中素菴暢公與故戸部侍郎將樂廖公蓮山同爲縣令江南所洽隣接志相得康熙庚午爲鄉試同考官文皆互閲廖公於公房見苞文大異之公亦稱善交論力薦雖卒無成而一時以爲美談廖公官江南及京師久苞時得從游而公終身僅再三接雍正六年秋公之孫俊以父中掄命請表墓距公之歿十有七年矣公始令祁門詰豪蠹郤水碓私餽禁里下雜共及補稷山偪介闗

塞會

大師征噶爾丹有司按地徵餉及凱旋議給散少需緩民大閧前令惶急公出諭即以充正賦乃安堵辨死獄既成者二革積弊十六條邑故荒殘蔡村陽平東西衛逃亡尤衆公招徠給牛種而緩其徵歸者相踵鄉鎮水道及市集爲隣邑豪奪者盡復之稷人里爲祠歲時聚拜康熙四十二年行取補禮部主事尋擢工科給事中方欲有所設張忽中風痺遂告休公友弟聞于鄉事繼母誠孝奔喪

慟絶數日後始知次子新喪嗚呼觀公之質行吏治信可謂修飭之君子矣然非俟求表而以鄉人崇祀之籍來雖久故如苞亦未之前聞也昔李翺曾鞏嘗歎魏晉以後文字曖昧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跡亦闇鬱而不章而余考韓歐諸誌銘其親知故舊或以小善見錄而衆載其言用此知没世之稱亦有幸有不幸焉廖公治休寧及居臺中列九卿皆有聲惜余從遊時未叩其詳後各分散道里違遠喪紀莫通獨居私念未嘗不以自咎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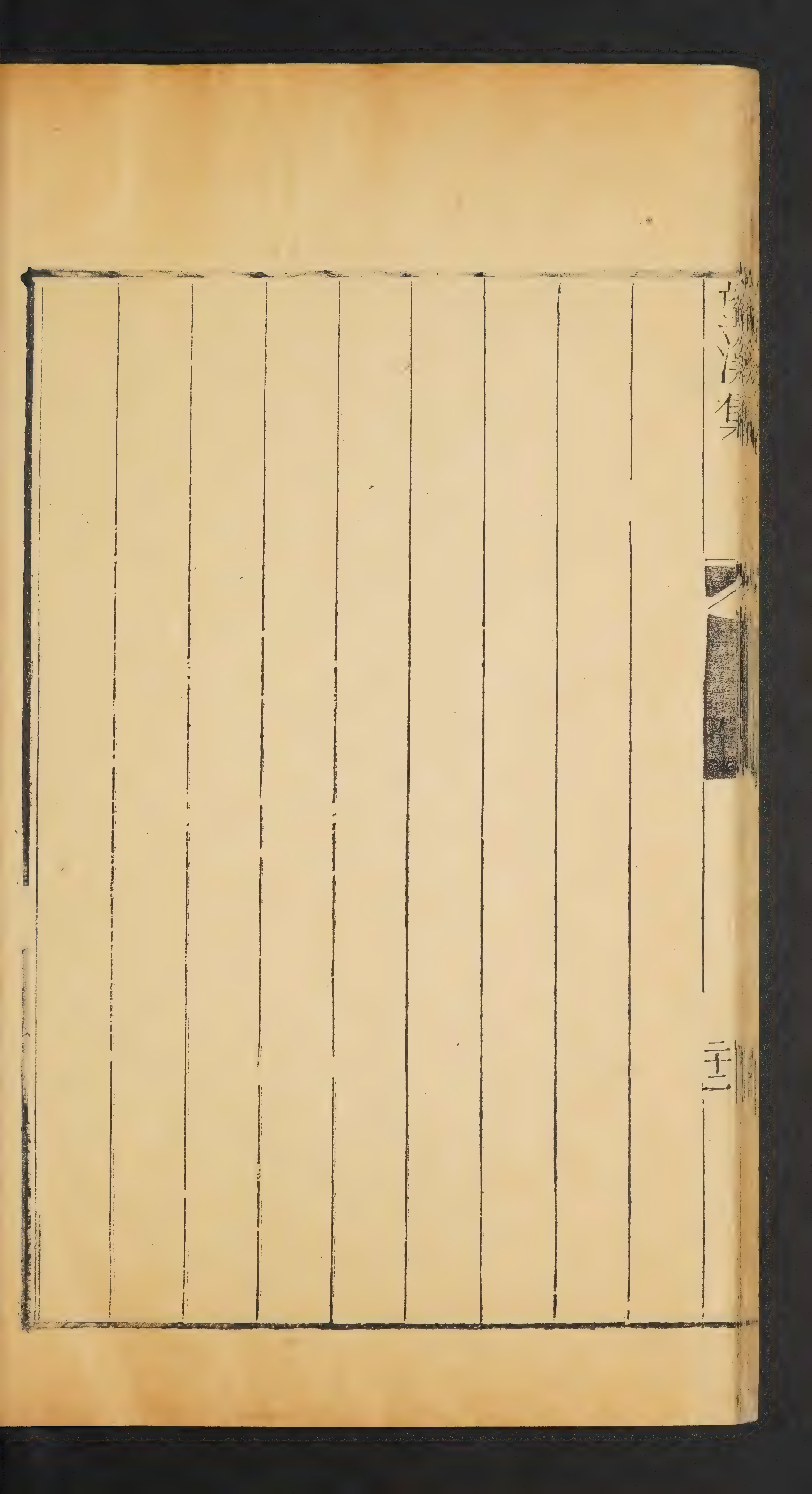
余恨于廖公之無述則俊之請又惡可得而辭公
諱泰兆河南新鄉人康熙乙卯舉人己未進士卒
於康熙五十年三月十七日年七十有五祖諱四
股庠生父諱策順治丙戌舉人通經喪祭一遵朱
子家禮母王氏繼母王氏妻某氏子三人中振中
擢附學生早卒中掄及俊皆學生次孫于熊雍正
甲辰進士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孺人某氏
祔

朱字綠墓表

余之交未有先於字綠者康熙丙寅歸試于皖先君子攜持以行儕輩間籍籍言宿松朱生因從先君子訪字綠於逆旅辭氣果不類世俗人將返金陵遂定交字綠父事先君子而余兄事字綠是歲字綠以選貢入太學海內知名士皆聚于京師以風華相標置獨字綠褐衣布履行行稠人中時語古文推宋潛虛語時文推劉無垢字綠見所業遂歸讀書杜溪及壬午再至京師聲譽一日赫然公

卿問二君若爲小屈焉遂連舉甲乙科入翰林館中先達皆嚴憚之歲丙子余有事故鄉而字緣適客于皖丁丑戊寅歸休于家而字緣適授經金陵癸未丙戌再赴公車而字緣皆在京師故平生執友相聚之久且密未有若字緣者字緣強記文章雄健尤熟于有明遺事抵掌論述不遺名地其客金陵先君子每不自適輒曰爲我召朱生字緣體有臭夏月尤甚然每與先君子酣嬉終日解衣盤薄余兄弟左右其間不覺其難近也始字緣歸自

京師築室其邑之西山名曰杜溪將著書以終老焉其再出也以家貧多累又自恃體素強齒猶未也雖遲之數年未爲晚而竟死于覊旅遘疾半歲中四以書抵余未嘗不自恨也字綸謹書以康熙某年月日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一以某年月日歸葬于某鄉某原子二長曉淳樸能家事次曙志承其父學辛卯八月朔日方苞表



汪武曹墓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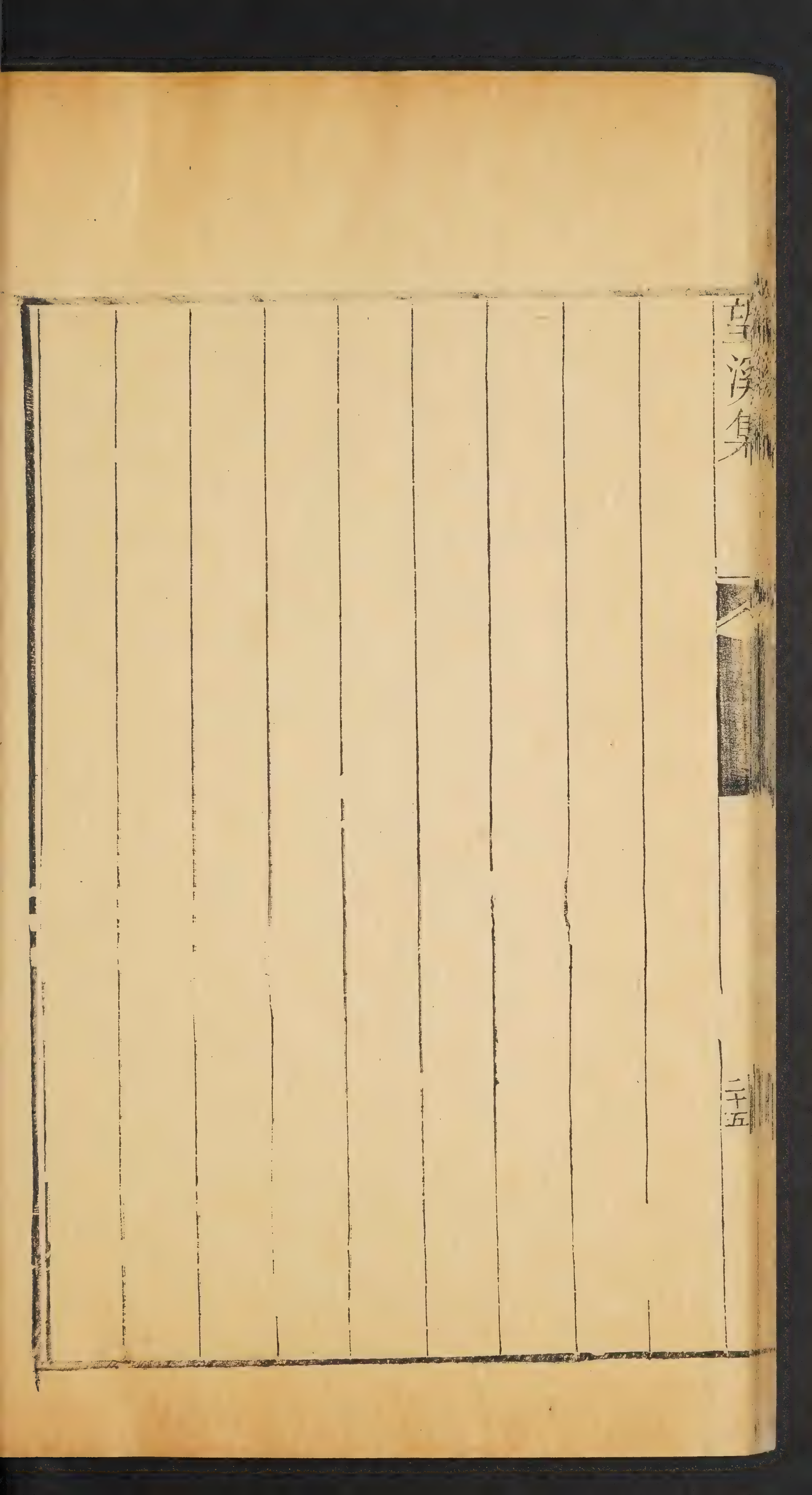
君姓汪氏諱份字武曹長洲人也康熙丁卯戊辰間吳中以文學知名者君與常孰陶元淳子師同邑何焯屺瞻皆與余遊當是時崑山徐司寇常孰翁司成方收召後進其所善名稱立起舉甲乙科第如持劵然三君皆吳人素遊其門而自矜持不求親昵子師成進士名蓋其曹不與館選君及屺瞻屢躓于舉場天下士益以此重之其後屺瞻交絕於二家而徐尤甚至辯訟於大府子師與翁亦

忤惟君無違言君容氣靜以和而性實伉直遊太
學時嘗與益都趙贊善執信會廣坐中趙年少志
得負名稱傲倪一世自公卿以下皆畏其口坐人
或爲所陵不能堪君忽憤發面斥數駡趙雖交訌
而氣實爲之奪平生遇要人常避遠而時出正議
以繩公卿貧民譽者用此薦紳士類頗隱憚之余
初至京師見時輩言古文多稱　山　嘗私
語君其文穢惡藏於骨髓一如其人有或效之終
不可滌濯子師聞而規余呲膽爭之强辯之數惟

君亦弗心愜也既老乃曰吾今而知子非過言君與余相知為深而合聚亦最久疾既困執余手而言曰吾夙與子期孰後死為誌其墓吾今先子矣君喪既歸其子未以葬告余衰疾多事忽忽踰十年會故人子宋華金請表其父墓甚力顧義不得先於君乃述君行身之大畧而志前言以授其弟之子連芳而歸其子君所訂四書大全及唐宋八家古文明以來時文行於世晚歲辨春秋書爵非褒書人非貶為書三卷義多儒先所未發又為河

防考十卷殁時子不在側以付弟士鈜而士鈜尋
卒叩其家無聞焉他年二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
作君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館選以繼母憂歸
築室城東隅家居近十年癸巳散館授編修甲午
主廣東鄉試辛丑冬奉
命提督雲南學政未之官竟卒享年六十有[illegible]父
諱[illegible]陝西鞏昌府同知母申氏繼母湯氏弟侃
壬午舉人士鈜丁丑會試第一皆以君故知名妻
嵇氏子坤早卒培國學生以某年月日葬鄧尉山

某原雍正十年三月桐城方苞表



黃際飛墓表

君姓黃氏諱越字際飛江寧府上元人也未入庠序即爲督學使者所知名稱壓其長老或相詆娸曰吾姻也是寠人子父母皆嚴急小失意榜笞數十其授徒客游所獲一錢不得隨身妻子凍餒虛名何益余因是心賤詆之者而甚重際飛始際飛所與游或非人余嘗於二三君子前面詰之曰君何所爲而與夫人交如白沙之在泥矣忌者緣此益增飾交構其間而際飛遇余益敬以和遂閑特

室潛心宋五子書而以餘力評選制舉之文盛行於時自入
國朝排纂四書義疏紬繹先儒之緒論爲世所稱者僅三數家而際飛其一焉余與際飛中歲各奔走四方會聚日稀及余遘難出刑部獄里中舊好官京師者惟際飛一人無幾何際飛告歸余惘惘然也際飛諸弟皆不事詩書少時或有違言際飛一待以誠其歸也出裝齎并微薄舊產推予弟妹而獨行郊野求上祖邱隴悉得其徵而封樹焉雅

好地理書嘗過先兄墓下曰陰流已盈壙矣探之果然雍正二年余得請歸葬際飛爲余行營風雪中并日夜而不爲疲間語余曰吾與子皆老矣念此生幸不爲海內士君子所遐棄而無恨於吾身惟子直諒之功茲所以報也際飛之歿也已勤誌銘歷其質行文學科名職事世繫戚屬生卒葬地詳矣而子白麟復固以表請感念平生離合之迹始終之義乃著其所獨知于際飛者而繫其後曰墓之有誌以納于壙義主于識其人其道宜一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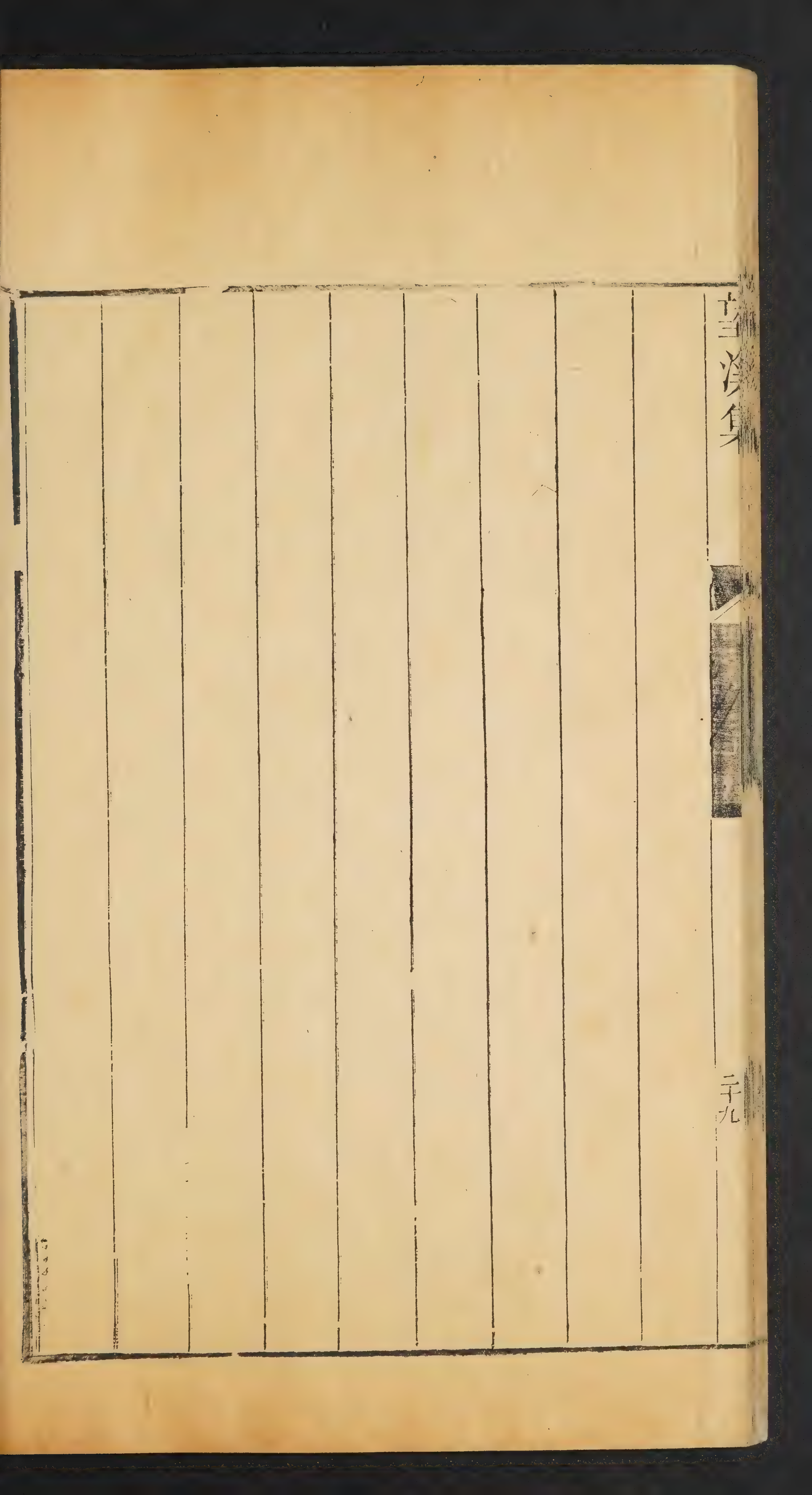
○已唐柳宗元以哀其姊而貳之非古也外碑之表依表之者以重緣孝子之心所以光揚其親者不一而足則受其請者各以其意爲之可也余既爲表以歸白麟因發斯義使後之人有則焉

李世得墓表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恭河間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心以下予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即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官於朝太夫人春秋高留閩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常在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君君所治皆

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文貞公、、、、、、、
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葢不惟予之痛痛其足、、、、、、、
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旣歿二十有
二年子淸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
表墓且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
之學父子相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後、、、、、、、、、、
耶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
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繼室何氏淸藻丁酉舉人
淸馥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度於文貞爲近承蔭

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淸泰邑庠生以某
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桐城方苞撰



宋山言墓表

君諱至字山言河南商邱人吏部尚書諱犖之子也尚書負詩名所交皆一時名輩君五六歲客至輙摳衣趨坐側聽長者言論成童後所游從皆父行遂繼以詩名而困於舉場餘二十年自長洲韓公以文學爲海內宗群士壇坫莫盛于吳中而尚書開府江蘇尤禮貌文士方是時吳中知名士汪份武曹張大受日容吳士玉荊山數輩皆家居生徒各數十百人天下士以文術自命者過吳中必

進謁尚書而退從諸君子游會君覲省則吳中文士之會君必與焉而韓公長子祖語亦家居凡衆會二公子所在鄉之者如環康熙己卯余與武曹祖語舉于鄉而祖語之弟祖昭與君舉京兆余赴禮部試始見君于韓公所韓公賓燕數與君與焉君接朋儕皆肅以和而於余及武曹尤若所嚴憚者自尚書內召吳中諸君子宦學各分散而韓公尋卒尚書亦告歸天下士之過吳中至京師者皆漠然無所向及余難後則曩時游好留京師及宗

居而尙存者十不二三矣君旣歿八年其子華金持狀及緯蕭堂詩請表碣按其狀首載君遺命毋求誌銘發其詩余與武曹無見焉而卽境卽事雖碌碌者必目其人用此見君與人之厚出言之誠而與世士之務爲聲華者異矣君守官事親動合禮度狀所載甚具而皆人事之常也其詩久行于世故槪弗叙論而備述數十年中朋游盛衰離合之迹以志余悲而君之爲人卽是可想見矣君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入

武英殿纂修佩文韻府散館授編修辛卯主貴州
鄉試壬辰督學浙江丁尚書憂服闋遂家居口與
親故酣嬉泉石間卒於雍正三年十月享年七十
安人劉氏有賢行善治家後君四年卒君以雍正
五年三月葬尚書兆域劉安人以七年十二月祔
葬金辛丑進士候選主事女一適士人

潮州知府張君墓表

三晉士大夫語其鄉人立名義而多文者必曰張潮州拗齋絳人楊黃在並稱其子亦堪亦堪嘗至京師會余疾遂觀滄海息足於天津再逾時以俟余瘳既相見儆屋閉門手錄余經說及論定子史將行請以小妹妻余少子時雍正九年季秋也又十有一年其妹來婦生二子矣始進一冊曰吾兄客死江介病中書此遺命俟順於舅姑而後出之發之則拗齋行畧也道與之親迎也沃絳間父老

多稱抝齋質行經學而亦堪所述惟當官數事其
自庶常改刑部員外郎有獄連執政族人諸司莫
敢任君請獨任之內務府以其人出使爲辭君鈎
提益急牒問奉使何地歸何期至再三不答力請
於長官宜入告事雖格聞者爲肅然尋出守廣西
平樂府猺獞雜居盜不可詰君至浹月以信義服
苗酋獲巨盜二人斃其一宥其一責以偵緝終君
之任盜不敢窺改知潮州屬縣賊蜂起或稱明裔
聚衆千餘人君聞卽日馳至其地命吏士速據白

葉祁山設疑嚴守而揚軍聲賊不敢逼會夜半大風起簡卒二百斫其營呼曰大軍至城中鼓譟出兵以助之賊奔祁山要擊斬其渠魁三人衆散降巡撫將奏功君曰此盜耳而稱明裔與大獄株連多恐轉生變乃以盜案結潮有大豪妝親迎者於路而奪其妻拒捕經年君徵迹而得之獄成當大辟監司鄧大府命爲之請且曰稍遷緩之當以黃金四百鎰潛致君家君曰吾官可罷獄辭不可更也卒行法或假親王命以開礦大府不敢詰君命

縛執出龍牌衆色然駭君命繫獄以牌申大府情旣得立杖殺之丁父憂遂不出曰吾性拗幸而歸畏途可復卽乎亦堪朝夕近余凡踰年而不自言求表其父其所述皆當官實事不可諂托者蓋知余慎於文而難以情假也其別余也曰堪少不樂爲時人之學無明師友勤而無所所年今五十有四矣兄弟三人惟堪也存而皆無子將南浮江湘就二三同好謀挈家累以從先生游以北以南庶所學粗有所成俟先生之間一訂先人遺書死不恨

矣亦堪以仲冬歸次年四月適江西至楊黄在所遂死建昌而其家失火累世藏書暨平生集古金石刻近世名賢手蹟古器奇石皆燼焉而君及亦堪所述造遂無一存者君諱克嶷字偉公先世直隷真定人元末徙居山西聞喜縣之夏莊祖諱忻父諱根樸並邑諸生君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妻楊氏子三人長亦艮季亦常女七人皆適士族粤東許日熾君在潮州所得士也時知絳州閔師門剝喪爲亦堪取其親同姓本忠爲嗣閔君側室

范氏少寡守貞據爲庶母立後之禮取君族晜弟之子亦安以嗣君卒於康熙辛丑六月年七十有六葬於夏莊先兆之次江東方苞表



兵部尚書法公墓表

康熙癸巳
詔修樂律歷算書特開　蒙養齋
命皇子董事余與徐公蝶園承修樂律間即同官
及勲戚中志在君國而氣足以舉之學足以濟之
者首推法公淵若且曰
上爲諸王擇傅吾對法某雖以侍　皇子得過而
臣愚心竊謂舍某無堪此者乙未夏公復侍　皇
子始見余即曰吾與子未面而心傾久矣然子頗

知並世有法某否時中貴人有氣焰者朝夕傳
旨非命事專及於余不敢交一言而公則視之蔑
如辭色閒無幾微假借乃與公爲友逾歲公巡撫
廣東旋奉
命巡察海疆歷粵閩兩浙江南以使事歸報懇請
削職赴西邊敵愾越八年雍正甲辰余請假歸葬
而公督學江南時叩吾廬出所爲詩以心膂相示
始知公忠孝發於至誠體國憂民常恨未得同志
合道人相與輔成治教而深患時人惟知以虛僞

比周自便其身圖公自爲庶常卽荷
聖祖仁皇帝特達之知以檢討擢侍講學士及中
廢復起驟越班行開府廣東及
聖祖登遐公自西邊入臨
世宗憲皇帝旋命校士江南移撫浙江入爲大司
馬天下士皆想望風采而公益以國事爲已任然
居津要者多畏公伉直深心嫉之
世宗憲皇帝亦微見其然以公爲勳戚故舊聽公
閒居衆謂實相保全以待異日之大用也公時寓

居古寺終歲不還私室余數過從見公疏布羊裘從者老僕一人翛然若有以自得者

今皇帝嗣位大司空來公學圃掌教咸安宮官學生引公與故大司空赫公自助時余以

先帝之喪入宿　武英殿直房踰再期公與赫公時冒風雪扶杖過余講問移時余陰喜二公雖老天或留之而尚有以爲而赫公旋以疾乞休公臥疾不起病既深余往問俯仰平生毅然也已而相視泫然公之歿也命家人毋作狀誌故出秉節鉞

入爲九卿訏謨美政胥無傳焉惟在廣東特參大
吏更鹽政粵人至今思之而蝶園言公爲近臣
上時廵齊魯秦晉吴越朝夕扈從侍　皇子講誦
十年直辭正色
聖祖嘉與謂獨能不欺又自西邊歸者言公偃卧
土室枯寂如老僧而見王公大帥時以大義相責
皆人所不敢言嗚呼公之誠心義氣動於
君信於友朋者豈偶然哉公諱海元舅忠勇公諱
國綱之次子也癸酉舉京兆甲戌成進士母他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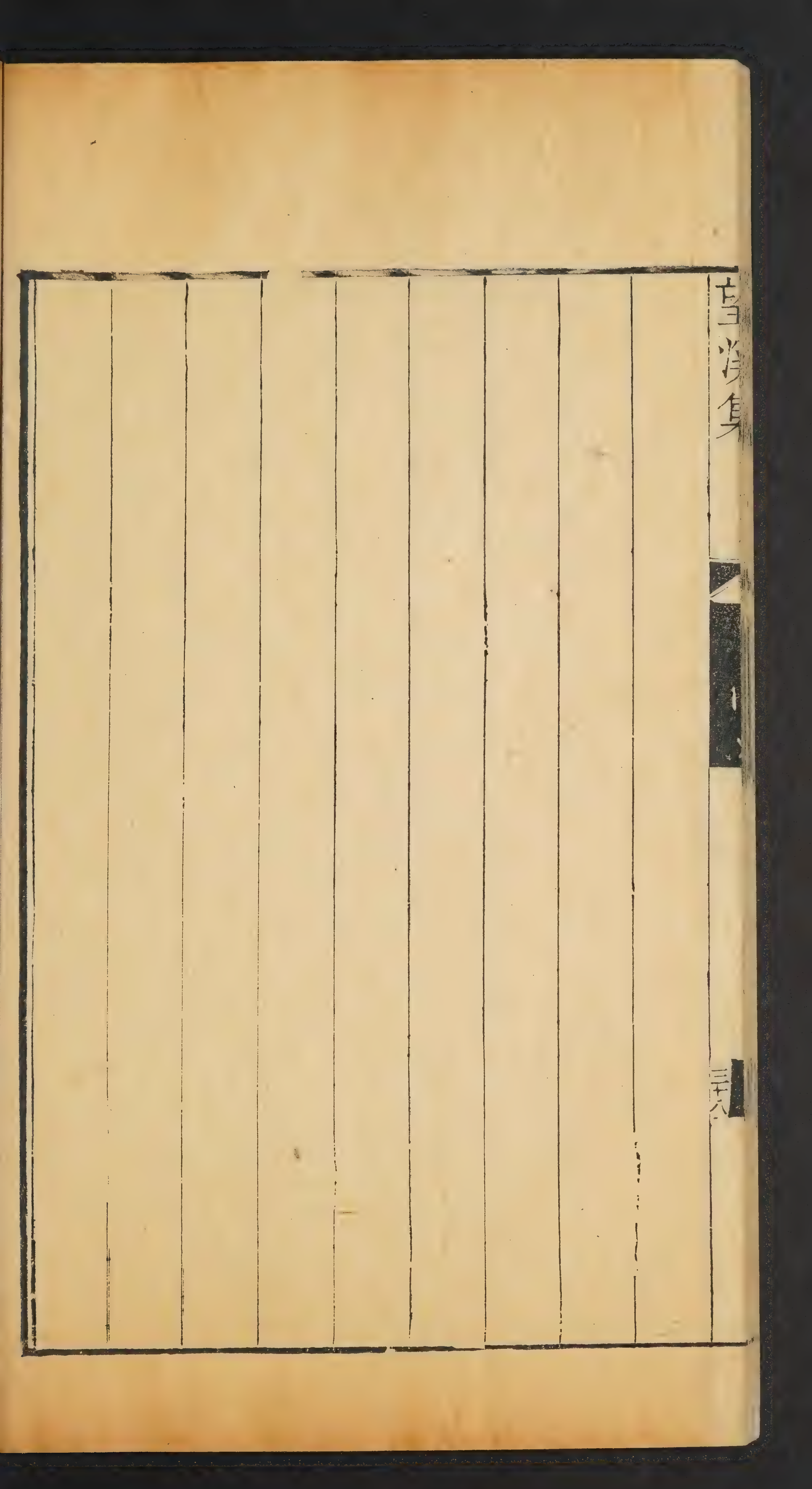
拉氏
誥封一品夫人生母徐氏妻崔氏
封贈如公階卒年六十有七無子以兄子介祿嗣
後九年兄子介福督學江南安徽諸郡以叔父慶
上公選刻公詩請表嗚呼根於忠孝剛正之氣不
可屈撓者公之學也詩豈足以傳公之學哉然讀
其詩足以發人忠孝之心則亦其學之誠而形者
乃流溯而爲之書乾隆十年春正月江東同學方
苞表

余處士墓表

處士諱鉦字震埏其先江西臨川人也元末遷宜黃明初再世以軍功顯爵第二品佐郡爲縣令丞者以十數至處士之祖若父爲諸生處士十歲能爲詩既長益博覽好山水父縱使遊學嘗登羅浮東抵武夷求朱子遺蹟再至匡廬淹留濂溪鹿洞過柴桑輒低回久之所交南昌彭達生朱用霖寧都魏和公臨川傅平叔黃元胎李剩水皆恢奇士也晚而篤信宋儒之書每曰士不知聲律文章之

外有學是忘其身也所著對洲集四十二卷庸行
編三卷藏於家其侍母疾連年不入私室屢急人
難盎有斗儲衣有代乞假者應之無緩辭其鄉人
旣遠猶哀悼之子瀓亦務質行至孫棟始舉甲科
官翰林有子曰㚖年十七俾專誦諸經而請業於
余曰將使繼吾祖之志學於聲律文章外也棟以
父命請表其祖墓再歲矣將歸省語益迫乃就所
稱而序列之且使㚖也無忘父命處士卒於康熙
己巳六月年四十有七大父諱嘉績父諱墀子六

人處士其仲也妻劉氏子一人女二人孫男三人
長棟次松次楷曾孫男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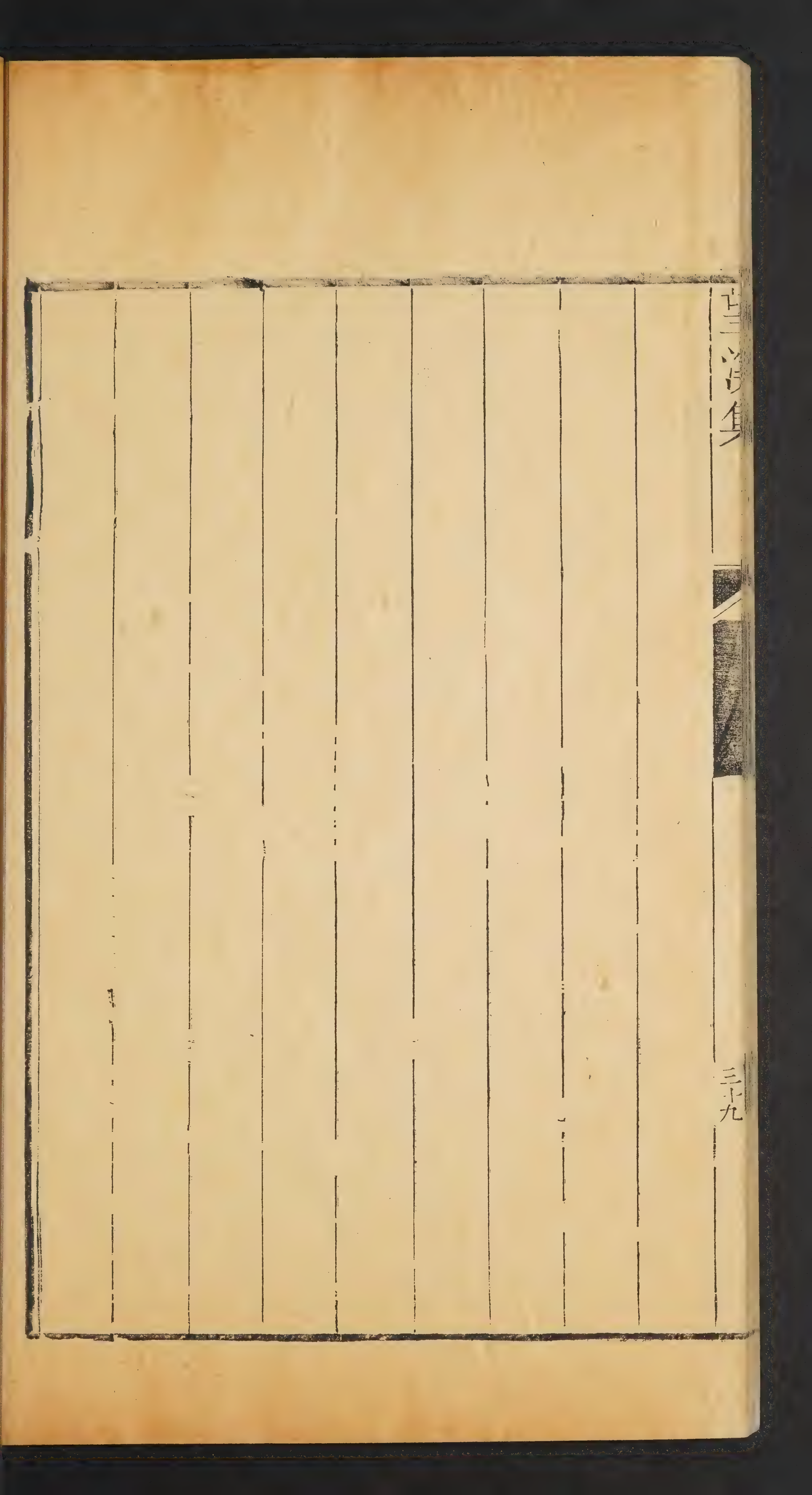
王處士墓表

苞踰壯歲所得之友以禮義堅然相信者莫如金壇王澍嘗叩所由曰自吾大父篤學當陽明氏氣焰方張而堅持程朱之說以擯之先子承焉守道固窮非其義絲粟不取性木訥與人無畛域而事涉名義則爭之侃侃然澍自十歲先子授徒游學即攜持以行及澍長而先子常家居未嘗去左右耳目濡染幾三十年雖欲自菲薄而無以安於心澍少羸家無僕婢先妣出入操作必腹之而呵禁



甚嚴嘗苦索餅餌痛予杖曰汝幼而貪食長更何
如自先考妣即世澍之檢身日怠以疎矣又曰澍
孤貧考妣葬故未備予爲我表於阡先是澍以其
大父所輯學案視苞苞旣受而序之故於所屬墓
碣日延月滯而未暇以爲雍正三年冬苞以先父
母墓表屬澍書澍責諾於苞益切踰年春澍告歸
必得余文以行乃譜以授之君諱式金字度疑少
承父學誦古書不治時文以澍
贈奉直大夫卒於康熙戊子七月年七十有四妻

潘氏
贈宜人卒於康熙庚辰二月年六十有五生兩子
兩女惟澍存墓在某岡某原



吳宥函墓表

吳啓昆字宥函江寧人先兄及余始入庠序與劉古塘張㚊歎數君子以義相然信而宥函近亞之自爲諸生歷科第選庶常課試文出同列爭傳誦而未嘗以此自多惟閉門勤經訓其與人交不可得而親疏既通籍常徒步賃從者一人守舍炊者一人兼旬不肉食而勤營近郊高厰地葬鄉人客死者倡建金陵會館於京城西南隅罄其數十年授徒貲聚始太守長沙陳公鵬年謂君才可立事

及歿官御史巡視北城所部肅然會先世墓界爲
土人所侵告歸訟之遂卒於家諸子因吾子弟以
請銘歲時無虛至今九年而未克就以宥函之學
行已再見於余文也冬十有一月聞寶應王懋竑
予中之喪其子姓及淮南故舊皆謂銘幽之文余
義不容辭追思自辛亥以前交疏善徵而假以誌
表哀辭者有之矣其後公事日殷雖故舊親知多
闕焉感念平生游好乖隔凋殘欲總而藉之畧舉
行能兼存名字州里而自揣年力恐終無其期乃

表宥函之墓而附論江介士友與余兄弟齒相後先者繫于篇終庶幾九原有知衆鑒余事與心違而非于友道之厚薄淺深失其倫序云宥函癸巳舉于鄉辛丑成進士卒于雍正癸丑某月年七十有四所著春秋周易臆說行於世妻某氏子三人長鏡源雍正丙午舉人次雲垗雍正甲辰舉人太倉州學正次[illegible]太學生以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原乾隆六年季冬桐城方苞表

系曰余先世家皖桐曾大父遷金陵百有餘年矣

自成童隨先兄與朋儕遊樂其風尚坦夷多修飭之君子劉張二子外交近焉者曰龔纓孝水季咸若弘紓而比於宥函者曰程士馨若韓郭長春蔚瞻十年以長者曰蔡孼念詒徐佩子遂黃瑞輯五長以倍者曰杜琰亮生朱圻次郊往來江介信余尤篤者故鄉則吳御柳寛楊周監二懷寧則潘介仞石歙縣則吳瞻泰東巖祁門則汪鴻瑞獻其盱眙則李沛霖岱雲余爲羇終世而諸君子各凋喪於舊鄉雖喪紀亦不能通每念諸君子質行文學

雖未能並迹古賢而已行著於鄉國聲聞於四方

徒以居下處幽泯焉將與草木同腐故凡數而次

列之俾海內篤古而達於辭者畧知其名字或經

過州部叩其行跡於子孫鄉人而論述焉其登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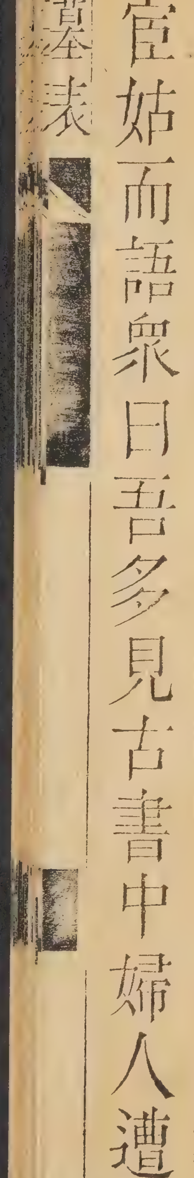
科致顯仕及交踈而知之未審生而存歿而已見

余文者不在列蓋茲以志余心之內疚而非敢謂

見於余文遂足爲諸君子輕重也

羅烈婦李氏墓表

烈婦姓李氏浙江龍游人江都羅經甫妻也幼通詩書繼室於羅前子曰都六歲女曰宦姑年十有二烈婦生女始期揚州圍急烈婦謂經甫曰君上有母下有稚子都妾生而存則慮有所牽吾自擇死所矣乃積薪樓下未幾城破市人驚呼曰兵入矣烈婦上堂泣且拜曰吾不能復事姑乃別其姒劉氏及經甫妾梅氏李氏時烈婦有身八月矣抱幼女持宦姑而語衆曰吾多見古書中婦人遭亂



而求生者忍以身試乎衆皆哭從而登樓者凡十人命一婢下舉火火發亦奮身躍入兵定後衆骨藉藉惟婢一足尚存始經甫計猶豫未有所決俄而烟塵蔽天樓中聲如亂鼓乃搏膺而呼覓母摯子以奔卒皆免家復起子孫盛昌都之弟國桓有子曰慓行四方遇文儒輒流涕述烈婦事而求籍焉同命者凡十有一人劉氏梅氏李氏外惟婢得其名曰藹華其六人者無聞焉樊宅在新城廣儲門內樊家園合冢在隋西華門故城址康熙六十

一年冬十一月望溪方某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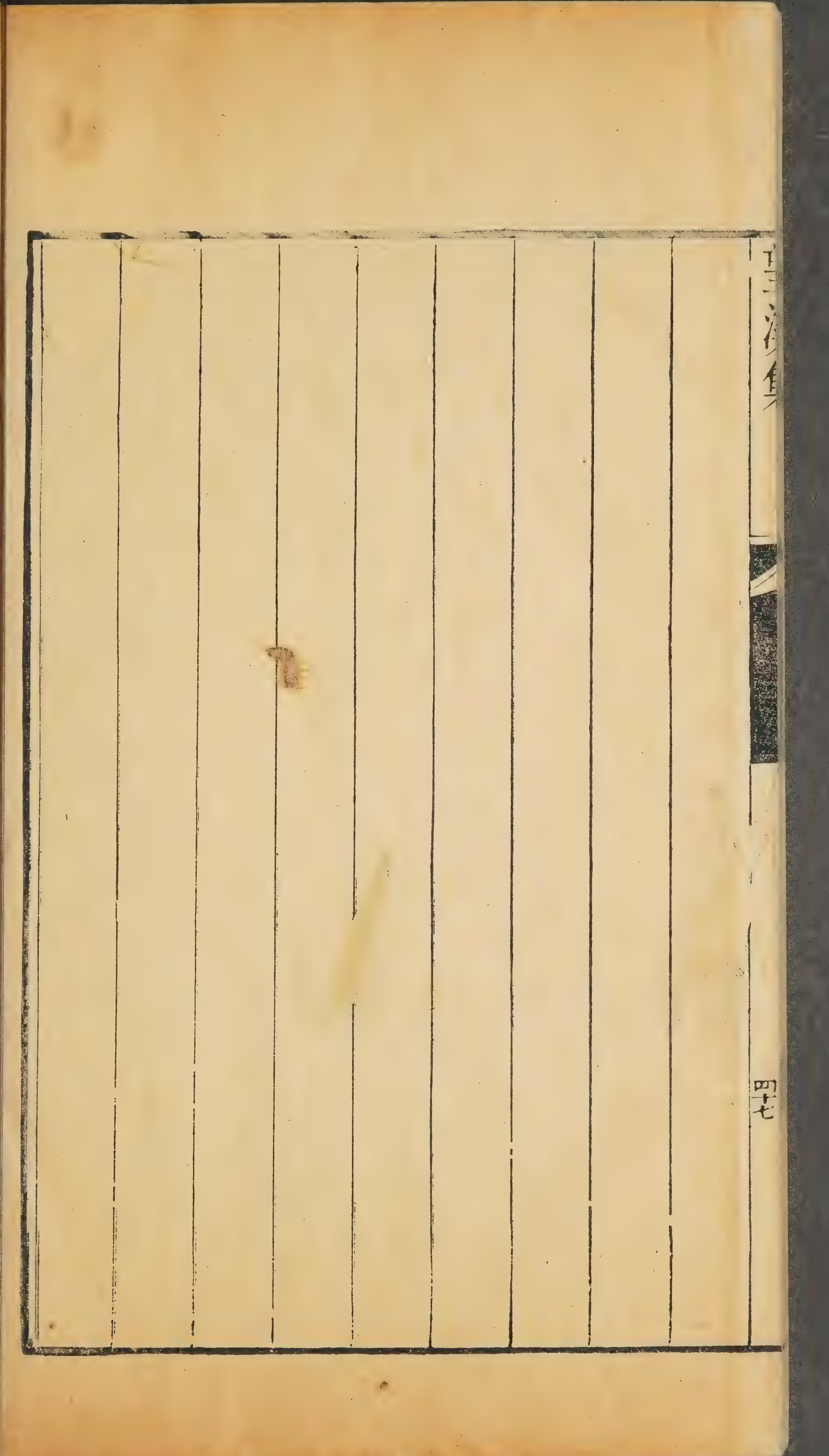

四十五

秦仲高墓表

貞女吾師大理卿宛平高公同產弟章侯次女也少余見之心異其德容謂福澤必過人許嫁秦氏子文照雍正五年文照死貞女請代夫承重奉祖姑父母隘之不可遂歸秦氏大理兄弟三人惟季有子而留滯遠方章侯歿貞女族姻中一無依余往視之時仲冬短布單衣乃與諸公醵金爲舉本以給之乾隆元年余居直廬五月中旬家人告貞女遘疾曰篤秋七月朔後三日死問故曰積勞成

瘵卒之日命衣衾完者勿以殮迫冬進之祖姑在
昔明季李自成陷北京宛陵沈壽民時山居或告
曰某罵賊不屈死壽民立起自責曰夫人而載此
大福以終噬嗑哉既而前聞非眞復問焉曰子何
以知之曰是吾故人也娶之日吾客遊適至其家
若俯首巡步階除不已叩之曰吾屬有所思甫冠
登上甲而婚生人之榮有逾此者乎吾何修而得
此此以知其所受之薄也嗟乎如貞女之閔凶夭
札乃壽民之所謂福也夫貞女年三十有二卒後

十日與文照合葬秦氏先兆之側其買棺也匠師語其徒曰子良材價從其柢問者多爲流涕桐城方苞表



贈淑人尤氏墓表

皇帝嗣位之始年搜揚遺賢命大臣各舉所知於時今吏部侍郎沈近思以郡丞就其家起吏部文選司郎中既任官

特命兼太僕寺卿逾年四月拜疏歷其曾祖母尤氏守節撫嗣子教孤孫艱而有成曁其父將終自傷家世田農不能爲大母請旌而有望於後願以

元年

覃恩身及妻應得之封移贈尤氏



天子旣賢近思感其意
詔以侍郎階資贈其曾祖父母又二年二月介吾
友王君虛舟乞表墓之文余考禮經爲人後者服
如所生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蓋恩以義隆
而不敢忘其祖也然恒婦人之情視爲後之子多
異於所出是謂不有其夫也而爲之後者自視亦
或異于所生是謂不有其祖也今尤氏重其夫以
及其嗣子可以教天下之爲人妻者矣近思念其
父以及其祖所嗣之大母可以教天下之爲子孫

者矣

天子優賢厲節推恩于功令之外而褒崇踰所應
得可以教天下之爲臣者矣禮達義昭不可以勿
籍也謹按沈氏自遷仁和七世至贈公諱學顏於
近思爲曾祖卒年二十淑人時年二十有二距其
歿三十有四年與贈公合葬西涇口百浪塢先塋
之次嗣子時吉娶俞氏甚有婦道遺孤大震生五
子近思其季也淑人高行載郡縣志沈氏三世生
卒爵列墓各有誌家有譜故弗著著其維繫於風

教者

曾孺人楊氏墓表

孺人姓楊氏江寧人邑諸生曾檠之妻余姊夫沂之母也姊姓鈍直嫁之日吾父母戒行常以宮事不逮爲憂久之薫然成和及孺人歿乃時與姊夫不相中然後知孺人之德能甄陶子婦而諭其志也姊夫少孤季父遠遊委以家事二十年內外帖帖及孺人歿姊夫始見惡於季父違言日彰然後知孺人之才能調劑叔姒而使之無間也始曾君爲諸生甚有名館富室常屏滋味甘蔬食而平生

不聞信奉佛法沂既長有舉以叩者歸問母孺人曰爾父歲時伏臘御食於先姑未嘗厭甘毳而居外則然窺其意以母老艱苦食淡不忍自饜飫耳用此又知孺人之賢能探其夫之微志而襮之於身後也姊夫及姊屬余表孺人墓已踰再紀雍正三年春余假滿北上姊夫走送於河干復出其父狀求合表且曰更遲之吾不及見矣又二年余益病衰恐終負前諾乃叙而錄之曾君早世行未著按其狀皆瑣語故獨取孺人所稱而附見焉孺人

卒於康熙某年年六十有七距曾君之卒三十有
四年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鄉某原曾氏族故不
繁沂無子再從無可嗣者有女適林氏子元

吳處士妻傅氏墓表

孺人姓傅氏江西南昌人余叔舅之妻也先君子出贅寄寓外家凡十年時惟叔舅也存而叔舅恒客遊余生六年先君子歸金陵計此生與舅凡五會耳惟辛未壬申間同客京師聚獨久寒苦相依丙子冬自京師南歸水宿淮關夢舅立河壖瞪目無聲心詫之至真江急捨船陸行至舅家則葬已數月矣問故果死於此余噭然而哭孺人微泣於房哭止闔門而語送不下堂堦時孺人尚少動作

有儀語皆中節余黯然傷又肅然敬也孺人幼喪母無兄弟獨身隨父客淮南吾舅亦客焉遂約婚歸十年而吾舅死舅生常遠遊相見日稀有子曰以誠冠後亦授徒遠方或歲歸或間歲三歲一歸孺人之卒也遽誠在山東奔喪報葬至京師每見余必吞聲掩涕以求表墓之文而孺人苦節淸行實宜有傳于後乃爲之書孺人卒於雍正六年七月年六十有五舅諱敬儀字平一從先兆葬六合劉家營棗樹墩孺人祔焉誠幼時無資就外傅及

次子以訥小學皆孺人口授孺人之喪誠雖客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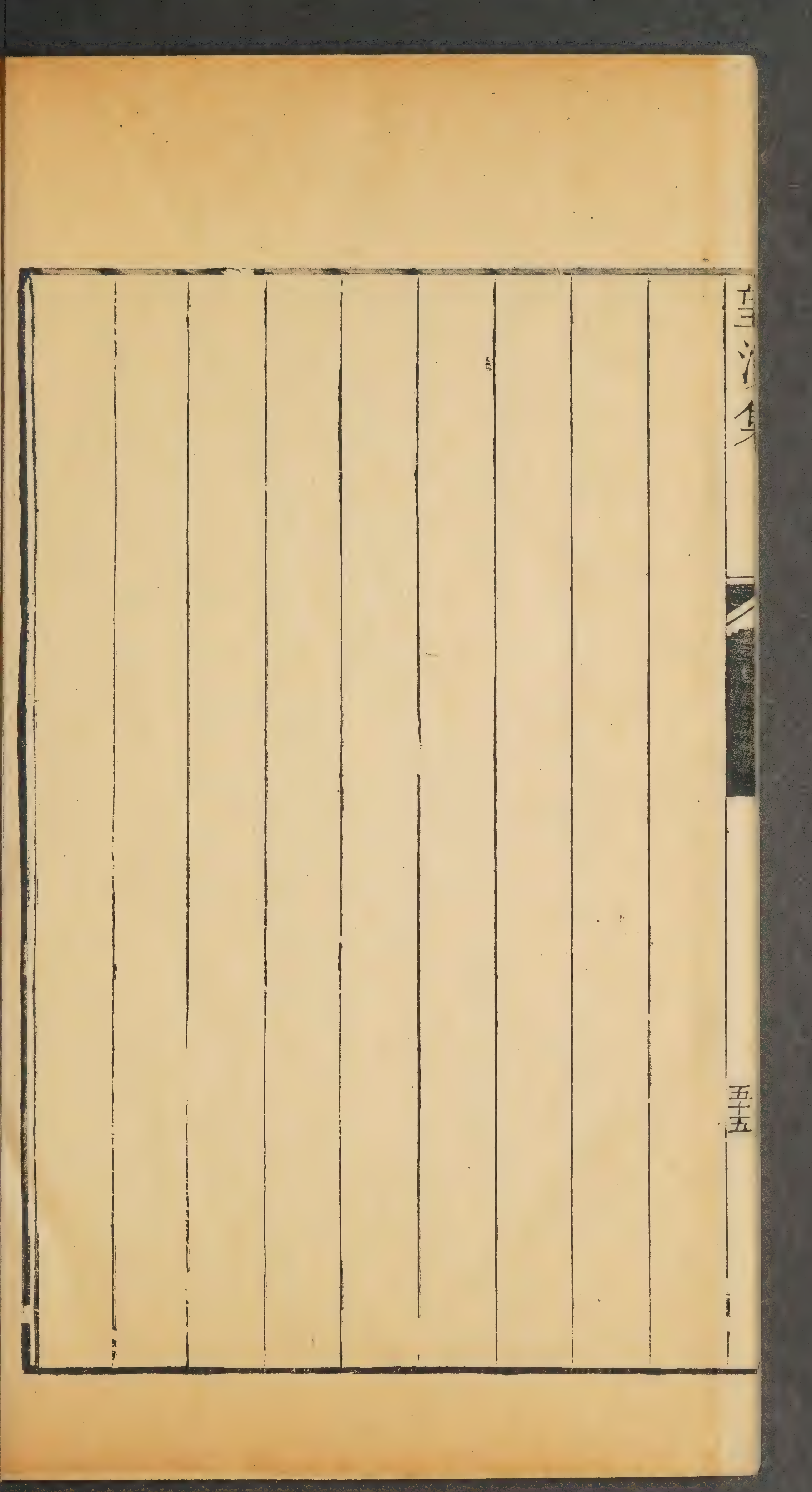
外泣血三年喪食一如禮經

中憲大夫鄂公夫人撒克達氏墓表

夫人姓撒克達氏故慎刑司郎中鄂素之妻今通政司通政使兼詹事府詹事攝翰林院掌院學士留保之母也保之言曰保三歲而喪吾母踰年喪吾父庶母郭氏舍己所出而乳焉每語人曰無若女君之德何保不及見吾母之事大父母而大父母之安吾母衆載其言保不能知吾母之相吾父而吾父榷稅時舅氏或爲保謀宜少治生産吾母抑以大義衆載其言吾母旣歿且十年諸母諸姑

及族姻老婢及見吾母者見保莫不垂涕追思不已嗚呼信斯言也古陰禮所謂婦德幾盡之矣家之乖、恒由婦人、而嫡妾則有甚焉故二南之風皆始於不妒蓋婦德莫難於斯此之能然而餘行可無偏逝矣春秋傳曰、娣姪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在禮、妾爲女君君之長子三年、所以重其恩義同其憂喜而潛消其妒嫉也然人之恒情亦惟君及女君之存不敢不勉耳夫人既歿而郭氏舍所出以字其孤守信砥節没齒爲期則

夫人之德之在郭氏必有過越於恒情者矣而況
奉舅姑成內治宜家人之疏節與夫人父某某官
年十　歸郎中卒年二十有　女二皆保姊也郭
氏年今五十有九所生子早殤雍正六年冬十有
一月桐城方苞撰



陳太夫人王氏墓表

夫人姓王氏陳贈公諱健之繼室廣東右翼漢軍副都統鼎之母浙江通省提督倫炯之大母也陳氏世爲閩人自長樂遷泉州之高浦明末海寇滋蔓遷濵海居民徙灌口贈公時年六十餘矣生計壹倚長子光光死贈公大慟尋卒鼎年始十有一含歛皆夫人手之虛室中惟雞一栅母子號泣與雞鳴之聲相應哀動隣里凶饑寇亂相乘米至石八千夫人拮据日作糜半釜漉厚者飼子次及女

自燹水粲饑不可忍則更急束要帶昴既貴每念見時備見太夫人之艱辛而不獲一日致鼎養恨不欲生方流離轉徙夫人常抱木主以行雖遇寇廹險不釋用此數世前生卒葬地子孫猶得籍記閩人相傳戚繼光禦倭寇駐軍高浦與僚屬遍閱山川形勢指贍公舊居曰是家必有興者以爲此再世節鉞之兆也然陳氏之遷高浦亦近耳前此廬其所居之地者衆矣而陳氏熾昌又在徙灌口之後則非宅地之所爲决也豈其先世故有潛德

隱行及贈公之身而胚胎已兆故光潤先見於門閭與嗚呼此可即太夫人之節行以徵之矣倫綱始通籍備宿衞階甚卑余一見即决其必拔起爲大將未數年果建節歷七鎮軍民威懷粵閩江浙咸載其言乾隆八年以太夫人遺事請表墓故並著閩人所傳語使衆知家之興必由其人而謂宅地能有助者妄也太夫人父諱公榮母某氏女適太學生蕭湄太夫人卒於康熙辛未年享年七十有八後贈公之卒凡三十一年前夫人許氏父諱

浦母某氏卒年二十有七葬於高浦之杏林社界禁限隔亂後坵隴不可復辨鼎及倫炯每以爲恨贈公葬於某鄉某原太夫人以癸酉年四月二十八日葬於苧溪山之原江左方苞表

林母鄭孺人墓表

孺人姓鄭氏福州侯官人三山林贈君諱邦楨之妻編修枝春之母也生鄭氏熾昌後其卒也林氏方興而伶俜艱辛視𣄢庶貧女有甚焉母黃氏鄭贈君繼室也生孺人踰歲而殂鄭翁付外家鞠育及疾革始命以歸父黨內外宗尚未識面時十齡悲號雀踊見者莫不心惻及歸林氏家甚貧而贈君羸疾授經在外孺人餔糜日或不繼歲戊子贈君卒遺一女二小男老姑在堂而盎無儲桁無完

衣仲兄鄭諭德幾庭計口致米薪蔬百物皆自孺人及女手指中出身甘糠秕而遇時物必多方購易以進或母家以餉孺子必奉姑姑心知之而不忍却也孺人自居父喪即依諭德之妻王宜人佐治家事因教以閨訓女史及贈君卒孺人命枝春就殯帷躬教督誦讀聲洋洋比隣及親交到門者莫不歎息大母衰疾中亦用以自慰焉及姑終女有歸二子受室枝春舉於鄉爲內閣中書而孺人嘔血遂不起孺人疾作於雍正辛亥之春戒勿使

枝春得聞其秋枝春感惡夢請急航海而歸孺人驚喜疾少間卒於冬十二月晦前六日年五十有八子二枝春翰林院侍講督學河南夢彩戊午科舉人女適庠生葉球以癸丑十月祔贈君之墓在郭北五鳳山乾隆七年春枝春以狀求為傳余考孺人雖艱辛而未遭變故所述皆婦順之常於文律不宜立傳既而思孺人處境畧與吾母同吾母之遭遇視孺人尤順而艱辛苦恨則有甚焉惟不肖子知之宜乎枝春之不能自克也抑又思朱子

之母安常履順其貧約亦未甚也二程子之母則顯榮福祥以終世矣而百世以下無不知二母之賢則惟其子之故耳以苞之無似不足以顯吾母故因林母發此義以勗枝春以志吾疚兼告天下後世爲人子者乾隆八年十一月江左方苞表

